

《古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古都》

13位ISBN编号：9789577084927

10位ISBN编号：9577084923

出版时间：1997

出版社：麥田

作者：朱天心

页数：28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古都》

內容概要

《博客來導讀》「古都」說的是日本的京都，或者是台北。我無法肯定。應該就是台北吧！雖然走在裏面的人們，經常感到懷疑、惶恐，即使手上拿著一張殖民地時代的地圖，終於也因為歲久年荒、時序錯亂，再也認不出記憶的影子，於是迷失方向、獨自在城市的角落放聲痛哭。

走在「古都」裏的人們，有些蒼老、又有點天真。他們在現實世界與你熱情道別，轉身走進小巷卻停下了腳步、茫然怔忡。他們在咖啡館聽鄰桌交談、在嶄新的街道上看到荒涼的光影、在辦公室中辨認二十年前香水的氣味；甚至為了提防隨時可能發生的意外死亡，他們夙夜匪懈地整飭儀容、注意自己每天穿著的內衣褲。這是一群年輕而古老的人，他們帶著揮之不去的歷史與莫名所以的淡淡感傷、在此城之中如幽靈一般遊盪。

這時我終於確定，「古都」是虛幻的台北城、是你看不見的台北城。千萬不要以為世界上只有一個台北——漢人的台北、殖民地的台北、小資產階級的台北、繁華的台北與荒蕪的台北、陳水扁或馬英九的台北……。你看過人體彩繪吧？高興的話，你可以盡情把炫麗的顏料通通敷上溫熱的肌膚，直到目眩神疑，然後任她獨坐鏡下、細細辨認自己的容顏。

《古都》

作者简介

朱天心，山东人，一九五八年三月生于高雄凤山。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主编“三三集刊”，并多次荣获时报文学奖以及联合报小说奖，现专事写作。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方舟上的日子》、短篇小说集《昨日当我年轻时》、短篇小说集《台大学生关琳的日记》、短篇小说集《我记得……》、中短篇小说集《古都》等。

《古都》

精彩短评

- 1、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
- 2、這本散文集，是朱天心被喻為"老靈魂"之菁華。上至國族下次兒女，全都在裡面了。
- 3、文字細膩清新，有種老派美感
- 4、"人是满满的，所以朴素又繁华"可是我终究没有看下去。有空再翻翻吧。
- 5、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
- 6、因 古都 而五星.
- 7、因 古都 而五星.
- 8、情怀。
- 9、老灵魂。
- 10、前四篇不太戳中我，但「論文體」「百科全書小說」的知識博覽、多重互文的後現代技藝在 古都 中與那種濃烈的抒情（以使其中的諷刺表達得 第內凡早餐 含蓄且深刻多了）的交纏很厲害
- 11、朱天心的《古都》，如她一貫以來援引名家之作再加以發揮的習慣，書名源自川端康成的《古都》，但是彼之古都是日本名城京都，而朱天心的古都卻是現代化的台北，所謂的“古”全系於那些有故事的人與一草一木、老舊建築的點滴回憶之中。這種寫法就像一個生於此長於此地地道台北人，帶著我們去走生活過的每一處，并把所見到的一切景物背後的故事娓娓道來，4顆星
- 12、喜欢！天心也长大了，古都写的是个中年女子在寻旧。

1、坐在香港万丽海景酒店豪华的咖啡厅里，朱天心坦然穿着几年前的旧衣。这件蓝色有隐约绣花的衬衫，2008年9月她登上《印刻文学生活誌》封面时穿过，不久前接受一间内地杂志的专访，穿的也是同一件。十几年前，作家骆以军就感叹过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的素朴：一方面是“美到冒泡，美如天仙”，另一方面是“其实很穷，难以想象，过非常清苦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朱天心主动的选择。她曾经有过“印钞机”的外号，因为高中时代出版的第一本书《击壤歌》就极其畅销，一版再版，卖出几十万本。可她不要做“美女作家”或“偶像”，立即转身背向读者，不再延续《击壤歌》已经成功的路数，“其实那个东西（十七八岁青春的状态）还没有写完，可我不想再写了。我知道这太洁癖，但没办法，我会觉得再写就是在讨好、取悦读者。因为他们已经告诉你喜欢什么了。我觉得只有当背向他们，不听这些声音，才能专注地走自己感兴趣的路。”你背向读者，读者也会背向你，这一点朱天心非常清醒，“那要看你想要什么，求仁得仁，当你想要的不是一个很大的销量，就没有什么好怨叹的。”朱天心说，支撑她写下去的，是“不与时人同调”，“不只是在表现上不要跟大家一样，而且在观察上或者思考上，都跟大家不一样。怎么你看到的是这样，而我看到的不是这样呢？这是我写作的一个很大的动力，我会很想把我看到的样子写出来。当然，这样很可能是偏见，不见得就是我对，可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大多数的人声音已经这么大、这么充分，有时听听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错的（声音），有什么关系呢？”声音温煦如春风，走过了50年的人生路，依旧是一双水盈盈的纯真妙目——正是这样的朱天心被阿城比作了“哪吒”，他说她有“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气质”，而她的敏感是“强悍的”。深情于世，孤意于心朱家三妙手，朱天心的父亲朱西宁、姐姐朱天文都是台湾重要的作家，但三个人的创作风格又格外的不同。如果说《维摩经》里描写的“天女散花，花不沾衣”，好似朱天文的出尘清明，那么朱天心则是“沾衣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与姐姐的冷调子不同，朱天心的文章里充满了热烈的人间气。天文说她：事事沾身，深情于现在这个世界；而在天心自己看来，创作者的肉身来人世一场，无非就是要响应当下社会的问题，作品是官能的延伸、是她所能思考的东西。在香港书展的演讲，题目她选择了简洁有力的两个字：呐喊。她说：“回想长期以来的写作，不管是什么题材，什么状态，自己那个姿态都是‘呐喊’。天文更习惯在人家旁边观看，她会觉得，无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好想法，也没有必要强加于别人，她不相信人是可以被改变的。而我始终觉得，自己认为是好的想法、价值、或者信念，都会想要说服哪怕是一个人。”最早飞扬浪漫、被指为“闺秀文学”的《击壤歌》，其实就产生于“呐喊”：“我念台湾升学率最高的北一女中时，人们对北一女的反应是：北一女学生就是只会念书的升学机器，也没想法也没青春也没热情，什么都没有。我自己觉得不是这样子啊，里面有多少我们的梦想、感情在。那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这样、这样……忍不住要写出来，不吐不快。”而此后朱天心的作品，由于与现实的密切、笔调的犀利，很多一出版就引起巨大讨论和争议。她1978年发表的《佛灭》，曾被小说家苏伟贞纳入“台湾历来最受争议的二十篇小说”。里面大量正面的性描写，在当时被认为“给台湾文坛打了一筒‘摧情剂’”，而真人真事的创作素材，更引发那个夏天台北的一桩“文学政治事件”。小说家与政治过招朱天心写过很短时间的政论，甚至亲身参选过“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现在她仍是台湾民主行动联盟的积极参与者。台湾近二十年政治上剧烈的变动、纷杂的乱相，无法不影响到朱天心的创作。她写于1990年代以后、被评论家王德威称作“世纪末台湾文学首选”的三部曲：《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漫游者》，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当做“政治小说”来读——从里面可以清晰看到，政治环境带给小说家的焦虑。二十年前，朱天心三十岁，台湾刚刚“解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使台湾往更好的方向走，但李登辉为了巩固自己不稳的统治玩‘族群’，结果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人人开始站队，个人生活也被政治篡夺。”朱天心认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是在用悲情来打造“国族神话”，把悲情的意识当成一个桶箍，箍在每个人头顶。“在这样的语境下，像我这种父辈是从大陆来的外省人，就很容易成为替罪羊。会动不动被问：你认不认同台湾？或者很无聊地被撩拨：万一有一天台海战事起，你会靠向哪一边？我的心情很复杂，就会想，与其让别人来误解你这个族群，来解剖你，不如我自剖好了。”1992年她写《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就是在做这件自剖的事，鲜血淋漓，站在人前。“台湾的外省人，接受民主启蒙的过程其实很痛苦。以前感情上很信任的国民党政府，当你必须面对民主理念时，才知道它并不符合民主，在历史上做错很多很多事情。尽管这些事情你不知道，你也没做过什么坏事，但还是会陷入深深的自省：你对待政府对待政权，怎么能用信任和感情呢？应该用监督批判怀疑的基本态度面对权力啊……对国民党，你必须像哪吒一样，割肉还母，割骨还父，再痛苦

你也得做。”到写《古都》的1997年，台湾已经经历过“总统”大选，在万众欢腾、大家都高唱认同时，朱天心希望争取一种“不认同的自由”。她觉得此时的台湾，应该有那样的自信，不再把外省人、原住民割裂开来，不再去怀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不可以不认同的人我也欢迎你，也能容忍你？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地方。如果所有的人只能表达一种感情，爱，不能说恨，不能说讨厌，那不是我想要的生长之地。”她试图杀出一条血路，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是完全没有用的。到后来民进党政府执政，为了政治目的，操纵族群分裂的情况愈演愈烈，他们只选取他要的那一块，其他的都当替罪羊。”所以2000年《漫游者》出版，朱天心已经不是在想认不认同的问题，她觉得自己就像放牛班的孩子，“不管我怎么做，我都不被喜欢，不被接收。那我走，不惹你讨厌总可以了吧。虽然我没有真的离开台湾，但是我心理上有这样的情绪。”“我很怕变成陈映真”愤怒是朱天心写作动力的很大来源。随着年纪变大、越来越多的理解人性，人变得容易不愤怒。她挺怕这种不愤怒的状态。但她又说，如果有必须立即发声的愤怒，她会选择用政论说话。“我写所谓的政论，是在保护我的小说。”她很怕变成陈映真，将更多的意义和主张凌驾于文学之上，“我还是把文学放第一位。我觉得我有再了不起的主张，也不愿意文学在它前面低头。”对陈映真，朱天心是“既打心底的尊敬，又打心底的觉得好可惜”，心情很矛盾。“文学的孕育时间是由不得人的。不像报纸。我们今天写报道，明天写社论，直接就可以说出来，甚至影响一些政策，文学不可能，长起来可能要二十年甚至更久，才能瓜熟落地。所以我很怕那个要对现状发声的情急之下，会扭曲了文学。本来要两年、要二十年（孕育），你让它硬生生的立即拿出来，根本没长好。”《漫游者》之后，一晃九年，朱天心下笔越来越谨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现实之急迫仿佛兵临城下，让你难以有心情慢慢写它”。她用了不少时间来做社会运动，为保护流浪动物奔走呼告，为争取外籍劳工、外籍新娘的权益站台，“以前很相信，对抗一个政权一定要用另外一个政权来对抗，才有可能，认为那个权力的游戏是有效的，可是现在不这么看。政权怎样轮替，不是说都一样坏，而是说权力的本质不会变。外省人来、本省人来（执政），蓝的、绿的，其实都一样，反而是社会和人民才是永远的承受者，永远的被统治者，只有把社会这一块给联结、站稳了，才能够抵抗政治的手伸进来。”与作家朱天心同在的，是公民朱天心。

Q&A“作为一个文学家，我其实不是很及格”时代周报：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你和朱天文都是年少成名，这种经验对你后来的创作有什么影响？朱天心：我们刚开始写的时候，处于一个蛮有利于我们的环境，当时是乡土文学论战之后，台湾文坛青黄不接，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乡土文学）的一边，都因为太意识到理论、意念先行而伤害到创作本身，（文学）有一种退场。然后台湾开始办文学奖。所以我觉得，如果以我们当时的写作成绩放在今天，可能会有一段很辛苦的路要走，但在当时就是很容易被读被喜欢。对我的影响，就是我会看淡一些事情，不会像一些同龄或后辈的作家，很焦虑很在意、在意读者现在喜欢什么。我会觉得读者的热情是我无法负荷的，我一直在做的是背向读者，背向市场。时代周报：你怎样看待你在家庭中间的角色？比如说，和大多数人相比，你是站在边缘来看这个社会，但是朱天文她可能更边缘，更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在家里你反而要做那个跟社会接触更多的人，很多新鲜的信息都靠你提供。朱天心：我觉得可能是自己的个性和天文的个性有很大的不同。像天文，或者我先生唐诺（也是台湾重要的作家、批评家），或者我女儿，他们都是自我非常完整、饱满的人，说另一面他们都比较自我，比较冷。我出国一个月，天文住二楼，我先生住三楼，他们可以一个月彼此一句话都不讲，各吃各的泡面，觉得好自在。可是像我这样比较热的人，就会觉得好可怜，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竟然）像两个独居的人。这时候我就会很想把我女儿或天文抓住晃一晃，（先生我不敢动哈）。我觉得他们的自我就像一个很完美的泡泡，会忍不住想把泡泡戳破一下。我也不觉得我自己做的是对的，可是这就是人的相处吧。时代周报：阿城说你像哪吒，是“纯阳性”的，这个阳性是指的什么呢？朱天心：其实我也不知道，甚至也没问过阿城。我想也许他会觉得，个性里……当然我感性的部分很多，可是在跟人交接，在公共领域里面，我会非常非常的理性，甚至理性到有点天真了。其实作为一个写小说的，本来应该很知道人的那个不理性的部分，‘不理性会造成的种种’应该是文学最感兴趣的。可是我的这个部分，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其实不是很及格的。常常看事情很容易说：为什么不怎么样怎么样？不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吗？几乎觉得人的行为应该可以很干净很清楚的浓缩成几条公式。可能这样的我对阿城来讲，不是阴性的、很富感情的，不是很能够捕捉晦涩、朦胧。时代周报：父亲去世后，你说自己进入了一种无重力状态，好像人造卫星被放到了轨道上。现在这种状态走出来了吗？朱天心：我还不是很能够回过神来……我觉得爸爸在整个家中，毫无父权可言，他一生让身边所有的人都自在，自由自在的，好像大家都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是他厉害的地方在于，只要他人在，就像在地上打了个桩，你不用担心，无论飞多远，最终还是回得

《古都》

来。父亲不在之后，这个自由度就好像没有止境，不是个快乐的自由。时代周报：你的童年是怎样的状态？朱天心：我的童年是在眷村度过的，就像你们的军区大院，同质性很高。那个时代都还很贫穷，父母都忙于生计，这是一个基本状况。可是我爸妈又更特别，爸爸白天上班之外，其它时间都用来写东西，大家休息的时候是他工作的时候。妈妈其实是很野的女生，她会带头去玩，有时候我们早上起来，会看到她写的字条：去山上钓鱼，中午送饭给我吃。哈，她不仅不给我们做早饭，中饭还要我们想办法买来给她送到山上。钓鱼可以钓几天。她会穿爸爸的旧军服，从来不打扮，像男孩子一样。家务她也做，但是不像别人家妈妈那样什么都弄得服服帖帖。听起来似乎（我）有点哀怨，其实一点也没有，我们的空间大得不得了。我和姐姐功课比较好，经常拿第一名第二名回去，别人家小孩拿第一名，爸妈一定会给奖品，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可是我觉得蛮好的，很早就养成‘毁誉不动心’，好像这些都是身外物，你的成长跟进步也都不依赖这些。爸妈很阳光，很粗枝大叶，他们只管你几个很基本的道德人格形成，不能撒谎，不准说脏话，其他都可以做，包括逃学啊什么的。时代周报：那你逃过学吗？朱天心：逃个不停。逃的理由各不同。天文也会逃学，但天文是爱上了一个国文老师，他不来（上课）的时候她就不去。因为天文生活是很规律的，这对她来讲都很反常。那我就是为反抗而反抗，我现在想起来那些反抗都是很幼稚的，跟学校小小的老师、小小的教官对着干，其实蛮不带种的（笑）。后来我看我女儿有时候要做这种形式（反抗）的时候，我都会说，要挑挑大的东西去对抗，不要去拿小的、你看得到的去冲撞，这没什么意义。时代周报：可是你也会怂恿女儿逃学？朱天心：是，我们会带头。因为她要这么早起来去上课，我们多少也是要跟着早起。如果她逃学的话，我们也可以多睡一点。有时候我就跟她说：要不你今天逃学，我们去动物园玩好不好？你知道动物园的那种课，会有趣得多。可是我发现我女儿会走到另一个极端，她反而变成特别循规蹈矩的小孩，‘不要叫我去逃学！不要叫我去逃学！’她会觉得妈妈已经这么疯狂了，我一定要把持住。

章节试读

1、《古都》的笔记-第51页

我並不清楚這番意義與肯定我的文學成績在獲獎中所佔的比例，但這的確使我不得不延後我重返台北的打算，你知道，開始有一些人老遠從台北來看我，有舊識，有陌生人、大學生、雜誌報紙記者、搞環保的，還有一些我無法歸類的各式各樣精神病患。大多時候，我都使他們滿意而歸，我介紹我的生活起居，包括那畦我晨間漫步的西瓜田，我帶他們去看淘金熱發生的河口，順便賞鳥，最後幫他們抬一尊他們屬意的奇木上火車。

2、《古都》的笔记-第159页

不能不有檳榔，凡是在大正、昭和初期建造的公学校、邮局、公家机关、教会都有檳榔，或起码也有树态风情相近的蒲葵、大王椰、海枣类。

3、《古都》的笔记-第196页

你不怕，是不過因為早早發現面臨重大、尤其生死存亡時，人們所能做的實在不多，例如某國火山爆發，方圓好危險範圍內的居民怎樣都不跑人；你早弄不清的中非或巴爾幹半島現在到底是誰打誰，但那些戰區百姓怎麼傻傻的不趕快去國；登革熱發生率如此高的高雄，怎麼還有幾百萬人面不改色的照住不誤；一年有一半時間泡在水裡的東石鄉民怎如此認命？你終於明白，其實你們啥事也無法做，你們二十四小時的生活規律如常，無房地可變賣，無餘錢去銀行排長龍擠兌美金，你只得和很多人一樣首度希望某國國防的科技水準能和山姆大叔在波斯灣戰役表現的同樣好，射得準一點，準準的把飛彈定點射到他們認為是禍首的那人家就好，千萬別殃及無辜。真的有人相信，超碼你丈夫一個賃屋的同事便因此遷出離官邸五百尺公分圓的住宅。

4、《古都》的笔记-第61页

儘管我並不以被視同為精神病患為恥（有人認為藝術家和精神病患彷彿是人類心靈的雷達站，他們難以捕捉的原始生命力能較平常人預先感到既有社會秩序的鬆動傾塌），但我很願意採信心理學家Rollo May對此二者的區分解釋，他說，藝術作品好比一條河流，原始生命力好比河流中的水，而意識好比將河水導向某一個方向的河岸，藝術家憑藉著意識所構築的河堤，以特有的「形式」（如十四行詩，七言律詩，十萬字小說或一塊四開大的畫布），將原始生命力導向我們前方有待開拓的領域；而精神病人好比「無岸之河」，意識的藩籬分崩離析，原始生命力或潛意識四處流竄，一發不可收拾，變成一場「不醒之夢」。

5、《古都》的笔记-第88页

——異教的偶像，是金的、是銀的、是人手所造的。
有口卻不能言，有眼卻不能看，
有耳卻不能聽，口中也沒有氣息，
造他的要和他一樣，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詩篇一三五篇

《古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